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比較政黨認同研究

doi:10.30390/ISC.199010_29(13).0007

問題與研究, 29(13), 1990

Wenti Yu Yanjiu, 29(13), 1990

作者/Author：何思因

頁數/Page：62-7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0/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010_29\(13\).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010_29(13).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比較政黨認同研究

何思因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以密西根大學為首的社會心理學派自一九五〇年代興起以來，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即成為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影響所及，「政黨認同」這個概念亦已成為比較政治中的重要概念。例如康弗斯(Philip E. Converse)認為除了一般的人口學變數以及社會階級(團體)意識以外，政黨認同亦應是比較政治研究中的標準比較項目之一。①本文即討論政黨認同這個概念的意涵及測量、政黨認同在比較政治中的應用，以及我國最近選舉民意測驗中對政黨認同的發現。

一、政黨認同的意涵及測量

在討論政黨認同的意涵及測量時，我們的起點是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②這是因為這本書首先對「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提出一套相當完備的看法及理論架構。對美國選民一書的四位作者來說，政黨不僅僅是一羣在上層的菁英份子或是一個組織，政黨也存在選民的心目之中。政黨是個團體，選民可以對其產生一種認同感——這個認同感是可以正面的或負面的，並且有相當強度。③同是美國選民作者之一的米勒(Warren E. Miller)對政黨認同這個心理現象有非常詳細的詮釋：「所以特別用『認同』一詞，是因為這個詞意味自我的延伸，將自我與政黨連結起來」。④從這樣的概念看來，政黨認同是情感的，而其他的政治態度(例如對候選人的評估、選民對政策的意見)則是認知的。

註① Converse, Philip E., "Some Priority Variabl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Elector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Handbook*, ed. by Rose, Richar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 pp. 742-743.

註②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註③ *Ibid.*, pp. 120-121.

註④ Miller, Warren E., "The Cross-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ed. by Budge Ian, Ivor Crewe, and Dennis Farli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6), p. 22.

就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而言，政黨認同屬於長期的、穩定的因素；它可以影響短期的、較易因時空環境改變的短期因素（例如候選人的品質、選民的政治立場），再影響到選民的投票傾向。儘管自一九六〇年美國選民一書出版以來，許多民意測驗都顯示，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逐漸下降，但比起其他的政治態度，政黨認同還是最穩定的。例如，康弗斯及馬可斯（Gregory B. Markus）利用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一九七二—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三波段覆訪資料，發現儘管從一九七二到七六年，美國政治經過越戰創傷、水門事件，政黨認同比起選民在各項政策的立場都來得穩定（道德性政策是例外）。^⑤

但儘管政黨認同比別的政治態度來得穩定，這並不表示政黨認同就是一成不變的。從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覆訪資料來看，每兩年之間（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約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訪者改變了其政黨認同，他們或者是改變了其認同的對象（從民主黨變成共和黨，或是從共和黨變成民主黨）；或者是改變了認同的強度。^⑥再從一九七二—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覆訪資料來看，每兩年之間（一九七二—一九七四，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則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改變了其政黨認同。^⑦這些證據顯示政黨認同並非一定是長期的、穩定的心理傾向。

政黨認同既然會改變，那麼改變的原因何在？費爾瑞納（Morris P. Fiorina）認為選民因其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對某一政黨會有些相當偏好，但隨著經驗累積，他會對兩黨執政績效分別加以評估。兩黨執政績效評估的差距就是形成政黨認同的主因。從這種概念來看，政黨認同並不僅僅是情感的心理趨向；它也是理性的抉擇。選民認同某個政黨是因為該政黨的執政表現超過其對手。

另外，雪佛利（W. Phillips Shively）也認為政黨認同應有理性的成份。他認為選舉的複雜，使選民需要許多資訊才能做選擇。但取得資訊的成本因選民的資源而異，因此政黨認同就成了降低獲得選舉資訊所需成本的方法。選民只有認同一個政黨，他就可以透過這個政黨鏡片來看政黨的政策及候選人，不必詳細研究以獲得有關政策、候選人的資訊^⑧。以上這兩

註⑤ Converse, Philip E. and Gregory B. Markus, "Plus ça change...: The New CPS Election Study Pan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79, Vol. 73, No. 1, pp. 32-49.

註⑥ Dobson, Douglas, and Douglas St. Angelo,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Floating Vote: Some Dynam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75, Vol. 69, No. 2, pp. 481-490.

註⑦ Fiorina, Morris P.,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8.

註⑧ Shively, W. Phillips,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Adults: Exploration of a Functional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4, December, 1979, pp. 1039-1054.

種對政黨認同的修正看法都有相當有力的統計分析的佐證。

我們以下討論政黨認同的測量。

因為政黨認同是一心理趨向，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就需用問卷才能測量出這一心理趨向。密西根傳統的政黨認同測量問題為：

「一般而言，你認為自己是共和黨、民主黨、或獨立選民、或其他？」如果受訪者在這題答的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則續答「你認為你自己是強烈的（共和黨或民主黨）或是不太強烈的（共和黨或民主黨）」？如果受訪者在前一題答的是獨立選民，則續答「你認為自己比較接近共和黨或民主黨？」

三題合併，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總述選民政黨認同的七點量表：強烈民主黨—弱民主黨—傾向民主黨—獨立—傾向共和黨—弱共和黨—強烈共和黨。^⑨

這個七點量表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一度空間的，認同民主黨的選民與認同共和黨的選民站在對等的兩極，中間的則是獨立選民；第二，這個量表把對政黨認同的方向（認同民主黨或共和黨）與認同強度（強、弱、傾向）同時表達出。

然而這個量表有兩類問題。第一類問題是實證上的：這個量表並不具移轉性。所謂移轉性是指如果A比B大、B比C大，則A就比C大。應用在這個量表上，就是指強烈的政黨認同選民(A)應比弱的政黨認同選民(B)、弱的政黨認同選民應比傾向某一政黨選民(C)，表現出較強烈的行為。邏輯如此，實證結果却不然。就政治參與程度而言，傾向某一政黨的選民却比弱政黨認同選民參與感更深（邏輯上後者比前者的心理認同深，應更有參與感）。^⑩就政黨評估而言，傾向某一政黨的選民比起弱政黨認同的選民，對該黨却有更高的評價（邏輯上，因後者比前者對該黨認同深，應給予該黨較高的評價）。^⑪就投票選擇而言，傾向某一政黨的選民往往比弱政黨認同的選民更支持該黨的總統候選人（邏輯上，應是後者比前者對該黨總統候選人更忠心些）。^⑫這些實證研究顯示傳統政黨認同的七點量表在邏輯上有所缺失。

這個實證問題導致第二類理論的問題。七點量表把對民主黨、共和黨認同的選民置於對稱的兩端，問題在於對一黨的認

註⑨ 在密西根大學民意測驗資料手冊上，這七點量表的量值如下：0—強烈民主黨，1—弱民主黨，2—傾向民主黨，3—獨立，4—傾向共和黨，5—弱共和黨，6—強烈共和黨。

註⑩ Petrocik, John R., "An Analysis of Intransitivities in the Index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Vol. 1, No. 1, 1974, pp. 31-47.

註⑪ Asher, Herbert B.,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1980), pp. 62-63.

註⑫ Keith, Bruce E., et al. "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Vo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1977.

同是否就表示對另一黨有敵意或是中立、甚或是較低程度的喜歡。一項實證研究顯示出對某一黨認同的選民對另一黨可以產生敵意、中立、喜歡這三種反應。¹³換言之，對共和黨的認同與對民主黨的認同應在不同的空間上。其次的理論問題是：獨立選民究竟何所指——是他同時支持兩黨、或同時拒斥兩黨、或同時對兩黨都持中立態度？換言之，獨立選民與政黨認同有不同的空間。¹⁴

從以上兩類問題，我們了解傳統的政黨認同七點量表把政黨認同的方向與強度壓縮在同一空間，使得測量不盡符合概念。魏斯堡 (Herbert F. Weisberg) 因此認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應該用三度空間 (即對共和黨的認同、對民主黨的認同、獨立立場) 的量表來測量。這三度空間量表的運作定義則是以密西根大學民意測驗中選民對候選人的「感覺溫度表」為主。¹⁵當然，這並不是說傳統的七點量表就應放棄，用七點量表所測驗累積的資料仍是重要的研究資源，放棄的話即意味資料的中斷。重要的是，當我們用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做研究時，我們必須先釐清這個概念的意涵，再找出適當的測量指標與之配合，這也是從事民意測驗研究的基本信條。¹⁶

二、政黨認同在比較政治中的應用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了解政黨認同這個概念的意涵及測量都還有些方法學上的問題。但這個概念——不論其界定或測量如何——在美國政治上的適用性殆無疑義。比起其他的政治態度，政黨認同是美國選民投票抉擇最好的預測指標。因為這個適用性，很自然的政黨認同也被應用到其他有民主選舉的國家。例如康弗斯及戴伯 (Georges Dupeux) 就仔細的比較了美

註¹³ Maggiotto, Michael A., and James E. Pierson, "Partisan Identification and Electoral Choice: The Hostility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4, November 1977, pp. 745-767.

註¹⁴ Valentine, David C., and John R. Van Wingen, "Partisanship, Independence, and the Partisan Identification Question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Vol. 8, No. 2, April 1980, pp. 165-186.

註¹⁵ Weisberg, Herbert F.,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No. 1, 1980, adopted from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2nd Edition, ed. by Niemi,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84), pp. 456-478.

註¹⁶ Blalock, Jr., Hubert M.,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 Social Scienc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 1-56.

國選民及法國選民的政黨認同。⑥問題在於：當政黨認同這個觀念從美國政治的研究「移植」到比較政治的領域時，它是否仍然有意義、仍然具有分析、解釋的能力？本節首先討論政黨認同「移植」可能產生的一般性問題，再列舉政黨認同在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說明這個概念的實際應用情形。

「移植」的第一個問題在於美國的政黨體系與其他國家的政黨體系不相同，這就造成了政黨認同選擇基準不同。美國選民只需比較共和黨、民主黨兩黨，而其他多黨制民主政體的選民則需跨過整個政黨空間，做多重比較，才能找到認同的政黨。⑦這意味著，在多黨制的民主政體下的選民很可能迅速地改變其政黨認同，如果選項（政黨）有所改變的話；而在多黨制的民主政體中，選項經常可以有所改變。我們舉個假設的例子，一個八十年代的西德選民，原先他就就兩個主要政黨社會民主黨（SPD）、基民社黨（CDU/CSU）做比較而認同前者。但一旦綠黨興起，並且能在選舉中存活，他就多了一個選項，加以比較之餘，他可能改變其政黨認同。但美國選民就不同了，美國有歷史最悠久的兩黨制，這限制了美國選民的選擇——他必須二選一。多黨制民主政體的選民容易改變其政黨認同，這意味著我們不能把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普遍界定成長期的、穩定的心理趨向。

「移植」的第二個問題在於美國的選舉制度和許多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不同：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下，選民較容易把他對候選人的喜好與對政黨的喜好區分開來，而其他選舉制度下的選民則較難。例如一個在採取政黨列舉選票（Party-list ballot）制度下的選民，就很難把他對候選人的認同與對政黨的認同區分開來。他可能對某位候選人有好感，但對該候選人所屬政黨很不喜歡，但為了讓這位候選人當選只好投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票。這時我們如果問這個選民對該政黨的認同如何，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這個選民確實打心裏不喜歡該政黨，但也可能是肯定的，因為他還是把票投給了該政黨。這造成了政黨認同測量上的困難。

「移植」的第三個問題出自許多民主先進國家的政黨都植基於特殊的社會團體，選民對某一政黨的支持與其說是出自政黨認同，不如說是基於團體意識；而美國政黨與社會團體的契合卻沒那麼深刻。在政黨與社會團體契合深的國家，主要是因為政黨發展的歷史多半循著社會鴻溝（如階級、宗教、地域）演進，這些政黨在傳統上有固定的選民羣，而屬於某個社會團體的選民也會因自身利益支持代表該團體的政黨。⑧這使得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基於自身利益的團體意識無法區分。而美國的

註⑥ Converse, Philip E. and Georges Dupeux, "Politicization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6, No. 1, Spring 1962, pp. 1-23.

註⑦ Crewe, Ivor,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註⑧。

註⑧ Lipset, Seymour M., and Stein Rokkan, "Introduction,"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政黨制度則不同，美國的兩大黨雖各有其選民羣，但界限不明顯，兩大黨對社會上不同團體都是包容性的。例如民主黨的選民羣主要有七個：窮人、黑人、城市中心居民、工會家庭成員、天主教徒、猶太人及南方各州人。民主黨包含的選民羣已夠廣泛了，但在一九八〇年的選舉也只有前三者非常支持民主黨，後四者只比全國選民稍微多支持民主黨一些。共和黨的選民羣也是包含廣泛：包括非窮人、白人、非工會家庭成員、新教徒、北方人，以及不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②兩黨包容這麼廣泛的選民羣，使得美國選民得以發展出獨立於團體意識之外的政黨認同。我們在測量政黨認同時，不會也同時測到團體意識。

把政黨認同這個觀念從美國政治移植到其他國家所產生的第四個問題則是語意學的問題。因為每個國家的文化背景、政治體系與過程均不相同，各國選民對英文的「認同」(identification)一詞未必給予相同的意義。因此要測量美國以外其他先進民主國家選民的政黨認同，問卷的方式及內容都必須有所修正。例如卡斯(Max Kaase)對德國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問題就和密西根大學的標準政黨認同問題(如前所述)有所不同。卡斯的問法如下：

「一般說來，你覺得你自己是基民社黨的長期追隨者(英文：adherent，德文：anhänger)，社會民主黨的長期追隨者，自由民主黨(FDP)的長期追隨者，國家民主黨(NPD)的長期追隨者，或者任何政黨，或者你覺得你自己心理上並不傾向任何政黨？」

如果是某個政黨的追隨者，則續問：「你是否深信你長期追隨的政黨？或是不特別深信？」^③
此外，要對其他國家選民做政黨認同的測量，也必須將測量的問題及字彙加以修正。

我們以下列舉政黨認同在一些不同國家的實證研究。這些國家包括荷蘭、西德、英國、加拿大，以及日本。在這五個國家中，四個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與美國選舉制度差異依其順序由大而小(荷蘭的選舉制度與美國的選舉制度差異最大，其次為西德、英國、加拿大)。日本因其社會文化背景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我們希望了解日本選民所了解的政黨認同是否和美國選民所了解的政黨認同相似。選擇這五個國家與美國做比較的邏輯是，賈瓦斯基及屠恩所稱的「比較最不相同制度」、「比較最相似制度」的研究設計。^④

註② Axelrod, Robert, "Communi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2, June 1982, pp. 393-396.

註③ Kaase, Max,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he West Germany Election of 1969,"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同註② pp. 81-102.

註④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Chapter 2,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alabar, Florida: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p. 31-46.

荷蘭。把美國政治中政黨認同的概念應用到荷蘭，上述的四個問題會同時發生。荷蘭是單一制國家、美國是聯邦制國家；荷蘭的選票為政黨列舉式，美國的選票為候選人式；荷蘭為多黨制，美國為兩黨制。湯瑪森 (Jacques Thomassen) 利用七〇年初收集的三波覆選資料 (一九七〇年省級選舉、一九七一年國會選舉、一九七二年國會選舉) 來研究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是否適用於荷蘭政治。②其測量政黨認同的問題為：

1. 很多人覺得他們自己是某個政黨的長期追隨者，但也有很多人不這麼想。你是否覺得自己是某個政黨的長期追隨者？ (如果答「是」) 則續答：那個政黨是你最喜歡的？

2. 很多人強烈相信他們長期追隨的政黨，另外一些人則並不如此。你是否屬於強烈相信你長期追隨政黨的人，或不屬於這類人？

3. (如果第1題答「否」) 則續答：你是否特別親近那一黨？

湯瑪森提供了兩項直接證據，認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不適用於荷蘭。第一，如第一節所述，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在美國選民一書中被界定為長期、穩定的心理趨向——選民可以因短期因素改變其投票選擇，但政黨認同不易改變。換言之，政黨認同應比投票選擇穩定。湯瑪森却發現荷蘭選民中，政黨認同不穩定但投票穩定的選民比起政黨認同穩定但投票却不穩定的選民多了幾乎一倍。這顯示政黨認同還沒有投票來得穩定。③第二，三次選舉中政黨認同和投票選擇的部份相關係數 (partial correlation) 之間的關係，只有用投票選擇影響政黨認同這樣的假設才能解釋，可見政黨認同反映的不是選民的心理趨向，而是投票選擇。④湯瑪森因此認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並不適用於荷蘭；荷蘭的選舉政治應用傳統的社會鴻溝來解釋。

西德。比起荷蘭，西德的選舉制度較接近美國。西德是聯邦制、政黨列舉與候選人列舉的選票並用，並且是兩大黨 (再加兩小黨) 制。⑤更重要的是，西德在六〇年代以後，社會鴻溝已不再那麼深。主要政黨的選民羣已不再只是某些特定的社會團體，意即政黨的選民羣正日有包容性。⑥這使得西德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反映的不僅只是投票選擇或僅只是選民的團體

註② Thomassen, Jacques,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Cross-National Concept: Its Meaning in the Netherlands," i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Beyond*, 同註① pp. 64-79.

註③ *Ibid.*, p. 71.

註④ *Ibid.*, pp. 76-77.

註⑤ 西德有些人認為是多黨制，但多半德國學者則認為是兩大黨主導制，作者謝謝吳東野先生提供的意見。

註⑥ Rose, Richard, and Derek Urwin, "Social Cohes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Strains in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1, April 1969, pp. 7-67.

利益（即前述「移植」會發生的第二個及第三個問題不會那麼嚴重）。

利用一九六九年的選舉資料，卡斯發現西德選民在一九六九年認同某一政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九，而該項比例在一九六七年時有百分之五十四。^②另外他也發現西德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其投票選擇相當接近，因此卡斯對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在西德政治的適用性持保留態度。然而卡斯的方法學有兩個疏失：第一，西德選民認同政黨的比例從一九六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四降到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九，很可能是因為一九六七年的問題中把政黨名稱提示給受訪者，而在一九六九年的問題中則未如此；第二，卡斯用整體性的資料推斷選民個人政黨認同與投票選擇間的關係，有犯生態謬誤的可能。因為證據力不足，卡斯的說法並沒有確定的結論。

卡斯方法學上的缺陷到一九七八年被諾伯斯（Helmut Norpoth）改進。他用一九七二年的三波覆訪資料分析德國選民的政黨認同。他發現：第一，如果把測量政黨認同的誤差除去，西德選民的政黨認同相當穩定；^③第二，就真正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來說，他們的政黨認同也比投票選擇穩定。政黨認同穩定但投票選擇不穩定的選民是政黨認同不穩定但投票選擇穩定的選民的三·一倍。^④因為諾伯斯的推論嚴謹，我們可以確定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是可以應用在西德政治的。

英國。英國的選舉制度和美國的選舉制度十分類似；因此把政黨認同應用於英國政治，理論上並不會發生前述四種移植問題。會發生問題的地方在於英國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多面向的，這和密西根大學原先定的政黨認同概念（一度空間的七點量表，見第一節的討論）不符合。根據克洛伊（Ivor Crewe）的看法，有政黨認同的英國選民可分五種：忠誠型（對某一黨始終忠誠不渝，這一型人的政黨認同和美國選民界定的政黨認同最接近）；負面型（對自己的黨頗有保留，但對另一黨深惡痛絕）；暫時型（喜歡某個黨，因為突發事件或在某項政策上暫時性地厭惡另一黨）；習慣型（習慣投票支持某一黨，雖然對兩黨都持無所謂的態度）；以及利用型（喜歡某個黨因為該黨在某個政策上符合選民利益，這型的政黨認同和「暫時型」的政黨認同對稱）。^⑤瓦頓堡（Martin P. Wattenberg）的研究也顯示出英國選民和美國選民政黨認同的取向不同。英國選民對兩黨評價有兩極化的傾向（即喜歡自己的黨，對另一黨却深惡痛絕），而美國選民的極化傾向却日益減少。^⑥從以上

註② Kasse, *Op. Cit.*, p. 87.

註③ Norpoth, Helmut,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West Germany: Tracing an Elusive Concep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1, No. 1, April 1978, pp. 36-61.

註④ *Ibid.*, pp. 49-50.

註⑤ Crewe, 前引文同註②，頁五三—五四。

註⑥ Wattenberg,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y Image: A Comparison of Britain,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5, No. 1, October 1982, pp. 23-40.

討論，我們認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可適用於英國，但其測量則必須修改以符合英國選舉政治的特色。

加拿大。加拿大的選舉制度和美國的選舉制度相似，但政黨政治結構大不相同。美國是兩大黨制，而加拿大除了兩大黨以外還有極強的地區性政黨或全國性的第三黨，這使得加拿大選民政黨認同的性質與美國選民政黨認同的性質大不相同。麥索 (John Meisel) 就認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在加拿大用途有限；政黨認同反映的似乎是投票選擇。^②但李德克 (Lawrence LeDuc) 等人用一九七四—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三波覆訪資料檢驗的結果顯示：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應用在加拿大政治中是有意義的，只是加拿大選民的政黨認同與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大相逕庭。例如，加拿大選民因地方政黨的動員經常有雙重政黨認同，而美國選民雙重認同的比例則少得多；加拿大選民的政黨認同也相當不穩定，從一九七四到一九八〇年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選民維持相同的政黨認同的方向及強度。^③因此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是可應用於加拿大，只是我們必須考慮到測量加拿大選民的政黨認同時，我們測量的是全國性的政黨認同或地區性的政黨認同。

日本。如本節一開始所述，日本的政治、社會、文化都與西方先進民主國家大不相同，要把植基於美國政治的政黨認同概念移植到日本政治研究上，其適用之困難，是可以想見的。這方面最有系統的嘗試是由理查遜 (Bradley M. Richardson) 等人於一九七六年所做的日本選舉民意測驗。^④他們測量日本選民政黨認同的問題為「在日本當前政黨中，你最支持那個政黨？」這個測量問題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在美國、西德、荷蘭等國的測量問題都十分不同，但這已經是理查遜等人基於日本國情考慮能得到的最好的測量問題了。他們發現日本選民對政黨的態度有四種：政黨認同（即上述測量問題中的政黨支持）、習慣性投票支持（其定義見前述克洛伊對英國選民政黨認同的分類）、政黨形象（指選民對政黨所具有的一般性的刻板印象）、以及選民感覺中政黨對政策的立場。^⑤而其中又以習慣性投票支持的比例最大。^⑥從理查遜的研究來看，

註② Meisel, John, *Working Papers on Canadian Politics*, 2nd enlarged edi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7. 同Waltenberg, *Ibid.*, p. 31.

註③ LeDuc, Lawrence, Harold D. Clarke, Jane Jensen, and Jon H. Pammett, "Partisan Instability in Canada: Evidence from a New Panel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2, June 1984, pp. 470-484.

註④ Richardson, Bradley M., "Constituency Candidates versus Parties in Japanese Voting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3, September 1988, pp. 695-718. 該研究計畫主持人除理查遜以外，尚包括美國學者佛萊尼根 (Scott Flanagan)、日本學者 Joji Watanuki, Ichiro Miyake, Shinsaku Kohsei.

註⑤ *Ibid.*, pp. 704-706.

註⑥ Richardson, Bradley M., "Japan's Habitual Voters: Partisanship on the Emotional Periphe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9, No. 3, October 1986, pp. 356-384.

日本選民的政黨認同其性質與測量幾乎與前述國家選民的政黨認同完全不同，這點是我們把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應用到日本政治時特別需要注意的。

三、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

我國以密西根大學社會心理學派為基礎所做的選舉行為研究多半是在一九八一年以後出現。限於經費及經驗，這樣的研究為數不多；專門討論我國選民政黨認同的研究就更少了。本節的討論主要取自劉義周所著「選民的政黨偏好」一文，其資料來源為對一九八六年立委選舉的臺北市及臺灣省第一選區（臺北縣、宜蘭縣、基隆市）的選民所做的民意測驗。^②

較諸上述各國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問題，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測量又有些不同。首先是時空環境的不同：上述各國都是先進的民主國家，而我國在一九八六年立委選舉時，猶未正式解嚴，儘管在快接近選舉時，當時的黨外人士已匆促組成民進黨，在選舉時以民進黨名義參選。這使得一九八六年的我國選民未便於像先進民主國家選民一樣自由表達其政黨認同。其次「認同」一詞，在我國的語彙中有強烈贊同的語意，衡諸一九八六年的政黨空間，該詞並不適合研究我國選民對政黨的傾向。再加上，「認同」一詞對於一般大眾並不是個普遍的詞彙，所以在該項民意測驗中，政黨認同一詞由「政黨偏好」取代。其測量方式為：

「社會上常聽人家說自己是『黨內的』或『黨外的』，請問你認為自己是黨內的或黨外的？或者都不是？」（如果答都不是，不知道或不願回答）則續答：

「那麼你覺得自己比較偏向黨內還是偏向黨外？或是都不偏？」

上述兩題合併形成一個五點量表。

劉義周所呈現的證據顯示從選前到選後，選民的政黨認同並不穩定。^③另外，他也發現政黨認同對選民的投票影響極大。政黨偏好與其投票選擇方向一致的比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五。^④這麼高的比率使我們必須要問：政黨偏好所反映的是否

註② 劉義周，「選民的政黨偏好」，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台灣地區選民的科技整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六年），頁一三三～一五四。

註③ 前揭文，頁二二一。

註④ 前揭文，頁三三二。

即是投票選擇？可惜的是，資料的限制使我們無法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資料的限制來自兩方面：第一，該民意測驗雖是九八六年立委選舉前後的兩波覆訪資料，但覆訪時間距離過短，使相對於政黨偏好的一些短期選舉因素對選票抉擇的作用被擴大了；第二，該項選舉測驗中，表面支持黨外的受訪者人數顯著偏低（這可能是從事民意測驗時，政黨尚未開放，受訪者有所顧忌而不敢照心裏的意思回答），使得分析時誤差會加大。

從上所述，我們若要把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應用到我國選舉政治研究之上，還需要更多的驗證工作：就測量而言，我們必須考慮「國民黨—民進黨」一度空間的測量方式是否適宜（以現階段兩黨的抗衡來看，這個測量也許是適宜的），中間選民的傾向如何（是對兩黨都喜歡？都不喜歡？還是無所謂？）；就實證分析而言，我們必須再進一步確定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否為一長期的情感傾向，或是反映投票抉擇，或是反映政黨形象，或是反映選民對兩黨作為的評估？以上這些問題的釐清，不僅可幫我們解答一個學術上有意思的問題（即政黨認同這個概念是否適用於我國選舉政治），也可幫助我們了解一些實際政治上有意思的問題，例如，政黨和選民是如何互動的？那種選民容易被那種訴求動員起來？而以上這些問題的釐清，有待我們收集更多的資料，做更好的研究設計，以及更確實的統計分析。

*

*

*